

James S. Spiegel 博士，《基督教伦理》，第 18 节， 动物权利

© 2024 Jim Spiegel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詹姆斯·斯皮格尔博士在讲授《基督教伦理学》时讲的。这是第 18 节课，动物权利。

好的，我们的最后一节课是动物权利。

我们将要讨论的是，动物拥有什么权利（如果有的话）？相应地，我们对动物负有什么样的责任或义务？目前，与动物权利问题相关的最具争议的做法是与工厂化农场和生物医学研究有关的做法。以下是一些工厂化养殖统计数据。全球约有 700 亿只农场动物被饲养用于食用。

在美国，99% 的农场动物都是工厂化养殖的。全世界大多数抗生素都是喂给农场动物的。工厂化农场残忍的事实表明，94% 的美国人表示他们认为为食用而饲养的动物不应该遭受痛苦。

考虑到美国人的肉类消费量，这个数字可能高得惊人。工厂化养殖是美国水资源浪费的首要原因。美国约有 2.6 亿英亩的森林被砍伐，用于生产农场动物的食物。

在美国，据估计 40% 的农业排放来自工厂化农场。在全球范围内，奶牛每天产生 37 亿加仑的粪便，这被认为对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许多问题对环境影响显著。

当代动物权利运动之父是彼得·辛格。他在 1975 年出版的《动物解放》一书中为动物权利辩护。他花了很多时间向读者介绍有关工厂化养殖的事实。

因此，他的论点是所有动物都应得到平等的考虑。所有动物都应得到平等的考虑。他指出，平等是一种道德观念。

这不是对事实的断言，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没有两个人从身体或智力的角度来看是完全相同的。但平等是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是我们社会中一个重要而重要的价值观和理想。

他指出，这是一种道德观念，而不是事实主张。对他人的关心不应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能力。这也适用于动物。

因此，我们必须谴责物种歧视。他创造了“物种歧视”一词，它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性别歧视或种族主义。这是一种给那些有某种偏见或偏执的人贴标签的方式。

他将物种歧视定义为一种偏见或偏袒态度，即只顾自己物种成员的利益，而反对其他物种成员的利益。因此，我们不应该保留这种偏见。这是一种自然的偏见。他认为，正是因为我们存在偏见，这才是物种歧视盛行的主要原因。

作为人类，我们才是掌控一切的人。我们控制着牛、猪、鸡和其他动物。因此，我们很容易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利益而牺牲这些动物，因为我们是认知功能更高的人，我们掌控一切。

但这并不是我们享有任何道德特权的理由。他引用他的话说，承受痛苦和享受的能力是拥有利益的先决条件。任何可能遭受痛苦的人，仅仅因为他们遭受痛苦，就足以有理由承认他们拥有权利。

如果动物能承受痛苦，那么它就有利益。如果它有利益，那么它就有权利。他说，用智力或理性等其他特征来标记对他人的关心的界限，就是武断地标记，那么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标准来划定对另一个生物的有关心是适当的呢？他说，无论我们选择哪种标准，那些有生存权的人都不会包括我们自己物种的所有成员，也不会只包括我们自己物种的成员。

如果我们因为高等哺乳动物不具备一定的智力水平而将其排除在外，那么通过这样做，我们会排除某些人类，因为某些高等哺乳动物、高等灵长类动物比某些人类更聪明，因为它们的年龄或发育问题（即存在认知发育障碍）。因

此，辛格认为，我们拥有的最佳标准是承受痛苦的能力。但是，他处理了这个反对意见：如果动物没有承受痛苦的能力怎么办？如果笛卡尔是对的，动物基本上是机器；没有意识，也没有承受痛苦的能力怎么办？辛格对此的回应是双重的。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动物也会感到痛苦，这只是一个比喻。当我们观察它们的反应时，如果你踩到一只狗或一只猫的尾巴，它就会尖叫。这种行为与经历痛苦和消极心理状态是一致的。

就是这样。然后，我们还知道，仅从生理相似性来看，动物也会感到疼痛。它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与我们非常相似，尤其是哺乳动物，它们一定能像我们一样感受到痛苦和快乐。

因此，动物能够感受到痛苦，也能够感受到快乐。他指出，虽然承受痛苦的能力意味着动物应得到道德考虑，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应得到与人类相同的道德考虑。所以，他在这里确实稍微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另一位动物权利倡导者是汤姆·里根，他的观点则有所不同。他的观点不像辛格那样基于功利主义推理。里根认为，所有动物都具有同等的内在价值，因为它们都具有某种基本意识和意识状态。

所以，它们应该受到尊重。它们是生命中体验的主体，这足以保证它们拥有某些权利。他说，内在价值不能仅限于人类，因为我们在很多方面与其他动物非常相似。

我们倾向于认为人类同胞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生命体验的主体。但是，为什么不把这种价值扩展到其他同样是生命体验主体的动物身上呢？他说，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得到尊重，而不是被贬低为物品的地位。现在，有人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说不，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因为只有我们才拥有必要的智慧、自主权和理性。

当然，我的狗奥斯汀有真实的经历，能感受到痛苦和快乐等等，但她并不是真正聪明，当然也不是自主的。她不会为了预先设定的目的或目标和观点而行动。她不会推理。

里根对这种论点的回应是，正如辛格所说，许多人没有这些能力，例如婴儿和智障成人。然而，我们认识到他们具有内在价值。因此，如果我们要将对内在价值的认识扩展到严重智障的婴儿或成年人以及婴儿，那么我们也应该将其扩展到动物。

因此，里根认为，所有具有内在价值的人，无论是否是人类动物，都拥有平等的内在价值。另一个反对意见是：我们为什么要接受所有具有内在价值的人都拥有平等的内在价值这一说法？这是里根从未证明过的，我认为，在这方面，他应该更像彼得·辛格，承认并非所有权利，或在这种情况下的内在价值，都是平等的。

当然，我可以承认狗、猫或黑猩猩具有内在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动物具有与人类相同的内在价值。现在，在生物医学研究的问题上，我们可以问，对动物进行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问题如何？这在道德上允许吗？许多坚定的动物权利倡导者会反对这种做法。我认为里根和辛格会反对这种做法，原因在他们为动物权利辩护的逻辑中显而易见。

RG Fry 支持在医学研究中使用动物，有趣的是，他捍卫自己的立场时完全没有诉诸权利概念，他认为权利概念充满问题。他的论点基于生活质量的概念，这很像“对不起”，任何有道德信仰的人都可以肯定这一点。他指出，生物的生活质量决定了它是否值得道德考虑。

他说，道德立场取决于生物是否是一个体验主体，是否拥有一系列不断展开的体验，而这些体验的质量决定了生物的生活是好是坏。他说，生命的价值取决于其质量、其丰富程度以及其能力或丰富程度。由于动物的生命具有一定的质量，它们的生命具有价值，但与正常成年人的生命价值不同。

我认为，像里根这样的人应该接受这种资格。弗莱对辛格提出的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是物种歧视，因为我们的生命往往比动物更有价值，并不是因为我们属于人类。这只是因为我们的生活质量较高。

现在，这引发了一些关于弗莱观点的有趣问题，因为我们可以问，那么，那些生活质量不如弗莱的人怎么办？那些发育障碍的人的生活质量不如我们这些具有较高认知功能的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弗莱实际上承认对某些人类受试者进行实验是适当的，就像我们对动物进行实验一样，我认为这至少从犹太教-基督教的角度来看，他的观点是荒谬的。但他还是咬牙坚持。

我必须对他表示赞赏。但这就是他对整个生物医学研究和动物实验的态度。那么，安德鲁·塔迪夫，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他对素食主义的看法。

他主张素食主义的义务。他用神学论证来论证。他说，即使一个人不亲自杀死动物，也要避免故意杀死动物作为食物或避免购买它们。

因此，他的观点本身并不反对吃肉。他基于我们在安乐死和医生协助自杀的背景下讨论过的一个观点提出这一论点：双重效应原则。在这方面，他引用了一位名叫托马斯·希金斯的学者的观点。

因此，他指出，根据双重效果原则，允许因相对微不足道的善而产生严重的恶是不合理的。正如塔迪夫所说，即使善大于恶，如果在没有恶果的情况下也能获得善果，那么该行为就是非法的。这与双重效果原则中的一项规定有关，即实现善的手段不应是恶的。

你不应该用邪恶来达到好的效果。因此，他在论证中指出，诉诸于整个生命等级制的理念，即在创造秩序中，存在着一种价值越来越高的生物等级制，从无生命的自然界到微生物，再到蠕虫和昆虫、鱼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哺乳动物、人类，再到天使秩序和上帝。所以，存在着一种生命等级制。

这种观点在中世纪更为普遍，但他今天仍坚持犹太-基督教传统的观点，这一点应该得到肯定。因此，人类在这个等级中的地位高于动物，动物高于植物，植物高于非生物。我们应该尽可能尊重这种价值等级。

它应该根据每种生物在等级制度中的位置，对它们进行适当的对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在拍苍蝇或杀死蚊子时不会三思而后行。但如果有人因为直觉地认识到其中存在等级制度而随意杀死狗、猫甚至鸟，我们就会感到震惊。

如果你要杀死一只动物，那么，你最好有充分的理由。但是，当人们踩死一只蚂蚁或拍死一只苍蝇时，我们从来不会要求他们给出充分的理由。因此，当我们将这种存在等级的概念与双重效果原则结合起来时，根据塔迪夫的说法，只要一个人可以通过杀死植物而不是动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么他就不能杀死动物，因为从本质上讲，动物比植物更优越，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做会构成超过必要范围的暴力。

换句话说，他说，为了维持生命和健康而杀死动物会违反相应善的条件，因为这会毁灭动物，以达到可以牺牲较少的物品和植物来实现的目的。因此，塔迪夫引用了他的一些话，他说，任何可以靠素食生活的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都会被迫采用素食，因为这种选择可以确保他生命和健康的最大利益，同时做最少的坏事。所以基本上，这个想法是，你通过食用植物产品可以获得与食用动物产品一样多的健康和幸福。

如果你完全吃素，不吃肉，那么你通过避免参与虐待动物或增加动物的痛苦，做了很多好事。从身体上讲，你的表现和你不吃素时一样好。这有点忽略了素食实际上更健康的进一步论点。

一些人基于这些理由进行争论，而他在谈论营养层面时也确实提到了这一点。你不需要为营养争论来推进这一论点。他指出，素食至少与杂食动物、肉食动物一样有营养。

他指出，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是一种更健康的饮食。人们通常认为，当一个人成为素食主义者时，是出于健康原因。我知道我实行的是无残忍饮食。

我一般不吃工厂化养殖的肉类。当我告诉人们我一般不吃肉时，他们会说，你这样做是为了健康还是别的什么？因为他们认识到，避免或减少饮食中的肉类

往往对健康有极大好处。好吧，你可以提出这样的论点，但为了他的论点，你不需要这样做。

道德论据已经足够了。第二个考虑因素是可获得性。在我们的文化中，就像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我们可以方便地获得大量非动物食品。

而且我们可以全年吃非常健康的素食。所以对于我们西方人来说，这不是什么问题。我不知道对于绝大多数其他国家来说，这是否也是一件值得担心的事情。

当然，有人告诉我，这样做更有效率。吃谷物、蔬菜和水果比吃以这些谷物为食的动物的肉更有效率。而且这些谷物中很多都含有蛋白质。

尤其是坚果和其他非动物产品可以提供大量的蛋白质。以下是一些有时会提出的反对意见。一种是出于乐趣的反对。

肉很美味。嚼起来感觉很好。牛排、猪肉、猪排或小排骨的味道也很好。

很多人会特别强调吃肉能给我们带来的快感。难道这不能为吃肉提供相应的理由吗？塔迪夫反驳说，有很多美味的无肉食品，吃肉的快感并没有那么好，因此残忍地对待动物是合理的。随着一些植物汉堡替代品的出现，我认为他的这个论点尤其有力。

我非常喜欢“不可能的皇堡”，虽然我没有收过汉堡王或其他任何人的钱，但我惊讶地发现，这种汉堡的味道和真正的皇堡有多么相似。我分辨不出两者的区别。所以，我可能每隔几周至少吃一次，每次都会吃一个不可能的皇堡。

我想今天下午我可能会买一个。事实上，我已经饿得想吃它了。但现在，凭借我们现有的技术，我们可以制造出肉类替代品，这真是太神奇了。

在我看来，它的味道和真正的红肉一样好，而且更健康，因为你没有真正的红肉中所有的亚硝酸盐和硝酸盐。无论如何，即使吃肉的乐趣明显更大，塔迪夫认为这还不足以成为为了吃肉而杀死动物的理由。另一个反对意见是经济上的反对。

如果每个人都吃素，就会引发经济动荡。有些人担心这一点。我不知道他们提出这个论点有多严肃，但有时你会听到这种说法。

对此，塔迪夫表示，即使每个人都成为素食主义者，也只有在突然发生时才会造成经济问题。明天，每个人都突然成为素食主义者，甚至一大批人都成为素食主义者，这是不可能的。这会非常缓慢地发生，市场会进行调整。

看看餐馆和杂货店已经发生了多少这样的事情。他们在提供素食选择方面做出了改变，因为对素食的需求增加了。市场会逐渐调整，所以不必担心由此引发经济灾难。

如果人们真的变得如此，那么，随着人们对这个问题越来越敏感，并相应地改变他们的饮食习惯。好吧，让我们接下来看看圣经中关于动物保护的论据。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应该考虑哪些因素？我们可以从与神圣所有权有关的一点开始，即上帝拥有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他是整个宇宙的主人，包括地球和地球上的一切，包括人类、山上的动物、鸟和树，正如诗篇第 50 篇中诗篇作者所说。另一篇诗篇说，地和地上所充满的万物都属于耶和华。因此，上帝拥有一切，对自然的任何方面不尊重都是对上帝的间接不尊重。

残忍地对待动物不仅对动物不尊重，而且对上帝也不尊重。因此，我们有责任以人道的方式对待动物。其次，关于对待动物的神圣诫命很容易被忽视。

传统上，它们并没有真正被强调过，但它们确实出现在圣经中。圣经给了我们关于照顾动物的具体指示。其中一条出现在出埃及记 23 章中，上帝命令以色列人将安息日的休息时间延长到动物身上。

牛、驴也应该休息。申命记 25:4 说，牛在场上踹谷时，不要笼住它的嘴。箴言 12:10 说，义人要照顾动物的需要。

这是正直之人会做的事，他们会照顾好自已的动物。每天早上，当我走到后院的鸡舍时，我都会想起这节经文，那里养着四只鸡。我会给它们喂鸡食，然后把它们从鸡舍里放出来。

在这方面，我也努力做一个正直的人，照顾这些非常愚蠢的动物。鸡是非常愚蠢的动物，古怪的小动物。但我有责任照顾它们，满足它们的需求，就像我照顾我的猫和狗一样，尽管它们的智力很低。

这只是履行圣经使命的一部分，即关爱创造的文化使命。但了解圣经中关于关爱动物的具体命令是很有趣的。然后，我们已经讨论了思想的层次结构，这些思想是存在着各种完美性的不同。

正如我们在塔迪夫的论证中所讨论的那样，我们对待任何生物的恰当性都可以根据其在等级制度中的位置来评估。那么，这里的结果是什么呢？可以说，我们对动物负有双重道德责任。

即使我们不想说动物有权利，而我不会对动物说这些，但这个说法似乎太过强烈了。大多数动物福利神学家，比如我的朋友、已故的伟大神学家斯蒂芬·韦伯，都写了很多关于这个话题的文章。

安德鲁·林赛和其他人倾向于回避语言权利。他们更喜欢谈论动物福利、动物护理和同情心。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

我们对动物负有双重责任。第一，要以尊重上帝的方式照顾它们。它们是上帝的宠物。

如果你要打猎，那么就应该采取正确的方式，尽量减少那里的痛苦和苦难。但也有不负责任的方式。如果你要吃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肉，那么就不要再支持造成如此多痛苦的制度。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支持动物产品和加工，而这些产品和加工本质上并不残忍。放养意味着放养的猪肉、鸡肉和牛肉。这是我们可以支持的。

或者干脆完全不吃肉。因此，第二部分就是要以适合动物本性的方式对待动物，因为动物是有意识的生物，有需求，有承受痛苦的能力。如果我们牢记这些事情，也许就意味着我们在购买和饮食行为上会做出一些调整。

但这是我的建议。这是对动物福利的认真考虑。它还将促使我们重新考虑对工厂化农场的直接或间接支持。

只是因为工厂化农场，大量的动物被加工，而这通常或通常涉及一定程度的残忍。马戏团。在这些环境中，动物经常以折磨的方式接受训练。

马戏团里多年来一直有这样的表演，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是这样。比如说，一头驴子或一匹马从高台跳水台上走下来，落入水中，而且不需要太大的力量。也许是被人催促了一下。

但想想看，要训练动物自愿这样做需要什么。而且要用到的手段可能是电击棒。对动物来说，跳进水池就和跳进水池一样可怕。

这比被电死要好。但即使在今天，在各地的马戏团里，动物们被训练去做各种不自然、非常不自然的事情，即使看起来很有趣，它们也是非常不自然的。在很多情况下，正是由于严酷的对待和虐待，训练员才得以让它们做出这些特技。

诱捕。用于捕捉动物以获取其皮毛的陷阱通常非常残忍。尽管有法律规定了如何设置陷阱以及检查陷阱的频率，但这些法律往往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动物被残忍地困在笼子里，连续数小时甚至数天遭受痛苦。最后，在动物研究方面，许多动物为了可疑的研究而遭受折磨。用动物来研究脑损伤和癌症或培训人们掌握手术技术是一回事。

这是一回事。但用动物做化妆品测试研究却非常痛苦，甚至极其痛苦，就像通常用兔子做的那样，在兔子的眼睛里涂上化妆品，兔子被束缚在无法逃脱的地方。它们对此反应剧烈，但在测试这些化妆品时，它们无法减轻眼睛的疼痛。

我的意思是，它是化妆品。这对人类的繁荣并非必不可少。因此，值得研究哪些产品依赖或不依赖这些东西。

许多产品都贴有标签，表明它们不是工厂化养殖的，或者是散养的。你可以买到散养鸡蛋和散养鸡肉，这就是我们购买的，而不是工厂化养殖的鸡蛋。我们确实从自家后院的鸡那里买鸡蛋，这些鸡蛋的味道明显比你在商店买到的鸡蛋好。

因此，如果您关心的是风味、口感和审美维度，那么还有另一个标志支持无残忍或人道饲养的动物产品。这里有一些您可以查看的在线资源。其中一个基督教素食协会。

还有“耶稣人爱护动物”组织。还有“万物生灵”组织，这个组织非常棒。几年前，大约五年前，起草了一份声明，我签了名，还有很多人也签了名。

这是我见过的最平衡、最符合圣经、最合理的，从圣经基督教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动物福利和动物治疗的伦理。这是好东西。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就到此结束。

这是詹姆斯·斯皮格尔博士在讲授基督教伦理学。这是第 18 节课，动物权利。